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八至二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謄録監生臣程晉錫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八

宋 趙汝愚 編

財賦門

新法十

上哲宗乞省覽農民封事　司馬光

臣伏覩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啇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複外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唯農

最苦農夫寒耕暑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
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
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
交爭互奪榖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蠶婦
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全直以世服田
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遊市井者
食甘服美目覩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
諧共以農為嗤鄙誠可哀也又況聚斂之臣於稅租之

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强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剥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

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
聞之故為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
治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勑至今稱為精當昔周公
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
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
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
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
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

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太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偽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由此為始矣 元豐八年九月上 時為門下侍郎

上哲宗乞罷青苗免役保甲　王巖叟

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親一家之事知而不言非孝也言而不盡亦非孝也有人於此為姦言詭說陰

蔽善謀以欺其親而幸利焉而其親未之察則當告乎
勿告乎孝子不忍以此心事親忠臣不忍以此心事君
臣雖至愚慕孝子之心以為事君之法臣昨在外方聞
皇帝陛下即政之始太皇太后陛下垂簾之初内批㢘
罷京師民情不便十餘事及屏出宋用臣等數人中外
喧呼交相慶快又協天下之望登用忠賢以為輔弼積
年之獘指日可除而七月於今未聞勇決猶鬱天下之
望何也蓋忠賢少而姦邪衆陰為朋黨沮隔於其中耳

臣誠惜陛下有哀矜庶物之心有愛育羣生之意四方疾苦又盡知之而未得曠然以發於天下也姦朋邪黨既已辜負聖君於前日又欲欺惑陛下於此時臣竊痛心彼見四方之人密封交進以訴疾苦於陛下則亦自知為朝廷謀者不忠矣其心顛沛唯恐陛下有所更張葢其事既窮則其過自顯而其身難立不得不多方以自為計也固有與忠賢佯為相親而心實忌惡之以伺其倦厭者有明肆悖戾以侵侮忠賢而欲撓之使去者

有默默不言是非兩可而茍容於其間者大抵皆欲以自固其權自蓋其惡爾故議者曰姦邪不易去忠賢不易留治亂安危在忠邪去留之間爾此陛下不可不思也陛下知孤忠之難立則定力以主之可也知羣邪之難卻則盡意以圖之可也先民之語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今在下之人則皆知某人為忠賢某人為姦邪而不知朝廷之上宮闈之中能種種知乎以陛下之聰明宜無不知然臣私憂姦計密行羣邪浸長則陛下之仁

心無復得施左右之忠賢無復能立朝廷之公議無復可伸四海之生靈無復受福天下之勢危矣此臣所以寤寐反側而為陛下憂之也今民之大害不過三五事而已儻陛下如聽政之初直從中批出指揮令罷某事罷某事則姦心自沮而陛下之聖澤行矣臣昨在河北為知縣奉行青苗免役保甲之法親見其害至深至悉非若他人汎汎而知之也如青苗實困民之本須盡罷之百姓乃蘇而近日指揮但令斂散不立額而已則所

以困民之本十分之八九猶在此必陛下不知也役錢天下億兆之家所共苦也須如舊來復行差法民乃便安而近日指揮但令減寛剰錢而已億兆之家所共苦者十分之七八猶在此必陛下不知也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之弊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令冬教然尚存官司則所以為保甲之害者十分之六七猶在亦必陛下不知也此皆姦邪遂非飾過而巧辭强辨以欺惑聖聽將至深

之弊略示更張以應副陛下聖意而已非至誠為國家去大害復大利以便百姓為太平長久之策者也此忠義之良心所以尚懲也天下識者皆言陛下不絶害源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臣願陛下奮然獨斷如聽政之初行此數事則天下之大體無事陛下高枕而卧矣臣不勝憤懣納忠之至

貼黄如執論者以為青苗免役遽罷之恐國用不足則乞陛下問以治平嘉祐之前國用何以不闕

願令講究而行之臣蒙聖恩名自踈遠誓不為朋黨以欺天聰以孤忠上事仁聖言觸衆怨惟陛下力賜主張臣得盡其愚以效萬分密為聰明之助

辛甚元豐八年九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哲宗乞議革新法之不便者

司馬光

臣伏見陛下自臨政以來夙夜孜孜以愛百姓安國家為事蓋善治疾者必究其所來攻其所急救之欲速去

之欲盡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槩出於用兵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財用之蠹聖人除暴定亂不得已而用之耳自有唐中葉藩鎮跋扈降及五代羣雄角逐四海九州瓜分糜潰共相吞噬生民塗炭二百餘年太祖受天明命四征弗庭光啓景祚太宗繼之克成厥勲然後大禹之跡悉為宋有於是載戢干戈與民休息或自生至死年及期頤不見兵革吏守法度民安生業雞鳴狗吠煙火相望可謂太平之極致自古所罕

侔矣及神宗繼統材雄氣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專於拓跋交趾日南制於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籍賦役比於漢唐之境猶有未全深用為恥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於是邊鄙武夫窺伺小利敢肆大言祇知邀功不顧國患爭賈餘勇自謂衛霍不死白面書生披文按圖玩習陳迹不知合變競獻奇策自謂良平更生聚斂之臣捃拾財利剖析秋毫以供軍費專務市恩不恤殘民各陳遺利自謂桑孔復出相與誤惑先

帝自求榮位於是置提舉官強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貨泉又驅畎畝之人為保甲使捨耒耜習弓矢又置都作院調筋皮角木以多造軍器又養保馬使賣耕牛市駔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間邊州內地各置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皆不關預捨祖宗教閱舊制誦射法效戎服機械陣圖競為新奇朝晡上場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強市榷取坐列販賣增商稅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賈始貧困

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籍沒貲産不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貴賣强以配民食用不盡迫以威刑破産輸錢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邊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既久積財既多然後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帥愚懦行伍驕惰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偽之士不知彼已妄動輕舉是以頓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執兵之士荷糧之夫暴骨塞外且數十萬

築堡永樂怠忽無備縱寇延敵闔城之人翦為魚肉曾未足以威服戎敵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厭截截諞言思耆耆良士未及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而奄棄天下此臣所謂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毋得妄出侵掠俾中外兩安今契丹繼好秉常納貢乾德拜章征伐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比置提舉官散青苗斂免役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養保馬置將官市易司封

狀買坊場增茶鹽措置河北糴便司皆為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餘章未有不言此數事者足知其為天下公患衆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何所復疑而羣臣猶習常安故憚於更張雖頗加裁損而監司按堵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飼邊州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常在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轍數年之後萬一遇水旱

大饑盜賊羣起其爲國家憂患豈敢盡言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心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爲不如舊法之便者痛加釐革雖非一日可行之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議利害進呈以聖鑒裁决而行之昔夏遵禹訓商用湯法周循文武之典蓋創業垂統之王貽厥孫謀後世所宜謹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率由舊章但使政事悉如熙寧之初則民物熙熙海内太平更無餘事矣議者

必曰革弊不可倉猝當徐徐有漸此何異使醫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原使盡也其為醫者謀則善矣其為疾者謀奚利哉元豐八年十二月上時為門下侍郎

上哲宗乞罷免役　劉摯

臣竊以聖人之治雖一道亡敝而道之寓於刑名法數者必有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聖人因時而變之變則通通則久以盡天下之利此五帝所以異制而三王之所以不同體也國家承唐末五代熟爛之後祖宗創制

造法趍時之宜順事之變雖聖聖相繼而其法令日增歲損或舉或廢未嘗同也至於寧民適治所謂道之亡敝者則未嘗異也神宗以仁智之慮達因革之數凡政令制度急絃慢軫大解而更張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於今殆二十年所謂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蓋復有之矣其事則非一而其大者則役法是也於役法之弊相為首尾之牽連當更者則坊場吏禄是也始者以徭役不得其平農民勞費故命有司議所以均施之而有司

不深惟其故乃一剗祖宗差役舊勑為官自雇人之法率戶賦斂以充雇直曰助役又曰免役自上戶至於下五等從來無預差役之家一槩斂之蓋於賦税科調百色求取之外又生此重斂每歲輸納無有窮期古人有言平地無銅礦農家無錢鑪今所輸必用錢而地土所出唯是絲帛穀粟幸歲豐收成而州縣逼迫不免賤價售之無以養其私若歲凶則破易資産或以倍稱之息舉債於兼并以應期限更無減放之法州縣上戶常少

中下之户常多自法行以來簿籍不正務欲敷配錢數所在臨時肆意升補下户入中中户入上令天下往往中户多而下等户少富縣大鄉上户所納役錢歲有至數百緡或千緡者每歲輸納無已至貧竭而後有裁減之期舊來鄉縣差役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十餘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則動須三二年乃復一差雖有勞費比之今日歲被重斂之害孰為多少也今天下錢日益重貨日益輕民日益困矣若之何坐視而不卹也哉然則前

日有司立法非有意於寛役利民正在聚斂刻剥損下益上為國取謗大失朝廷恵綏生靈本意臣竊見徭役昔者有至於破産而民憚為之者唯衙前一役爾今天下場務官司收入自行出賣歳得民錢無慮數百萬以為衙前雇募支酬之直計一歳之入為一歳之出蓋優有餘裕則衙前一重役無所事於農民矣農民既除此一重役外唯有散從承符弓兵手力耆長壯丁之類此役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

比於舊制徭役輕矣治於人者事人古今之通義則安用給錢為哉坊場之法舊制撲户相承皆有定額不許增擡價數輒有剗奪祖宗非不知增價之為公家利也所以不許者知其悅目前之利必有後日之害故也新法乃使實封投狀許價高者射取之於是小人徼一時之幸爭越舊額至有三兩倍者舊百緡今有至千緡者交相曩槖虛造柢本課額既大理難敷辦於是百敝隨起洊至虧欠州縣勞於督責患及保任監錮繫累終無

償納官司護惜課額不為減價則誰人復肯承買今天下坊場如此者十五六矣故實封增價之所得於敗闕之所失殆不相補也蓋財則可以通之而已不可盡也少捐分數與民共之則公私相濟其利長久臣欲乞罷實封投狀之法應天下坊場委逐路轉運提舉司將見今買名淨利額數與新法以前舊額相對比量及地望繁慢取酌中之數立為永額一用舊法召人底乎承撲者無破敗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無失也吏禄之法

天下吏人舊制諸路及州縣法各不同有鄉户差充者有投名者有鄉差投名雜用者入役之後既以案司之優重迭相出入以為酬折又積累歳月有出職之望行之久遠人自以為便此時有司見禮經有庶人在官之禄遂假其説資以掊民殊不知三代已遠其事不可行於今日者多矣夫庶人在官之禄雖有其文而在法與數不可見其詳乃鑿空造端槩斂民錢給為吏禄不重之則不足以募不輕之則不足以給令内外之吏除重

法之外其它每月所給無幾於吏固未足以有濟而官積所給天下蓋已不貲無故竭民財而爲此費誠何爲哉至於所謂重禄以行倉法尤非義理夫一錢以上以徒坐之謂之嚴刑可也遂以謂吏懼而不受賕則臣不敢知也今主議者曰禁旣嚴則吏必畏故令下已來犯者少臣以謂非犯者少敗者少也非敗者少正其罪者少也網之密則與者取者藏聲匿跡亦將避之故曰敗者少也一錢坐徒誰則忍之誰敢易之故苟有敗者若

稍涉疑晦及自非有告人當賞則官司往往遷就平反釋重入輕若外路則雖使者亦或諭意州縣使之如此亦人之情也故曰正其罪者少也借使犯者皆正其罪固亦先王制之所無而聖人之所不忍也吏受賕於律自有刑名而曲法者一疋以上至徒則刑亦不為輕矣今變先王之刑而重之又多賦吏禄以買法之行無謂也臣愚欲乞行熈寧以前舊法外應新法所創及增給吏禄並行減罷臣愚誠不知忌諱令衙前之役則待之

以坊場價錢弓手等役則均之以祖宗差法吏禄非舊法所給則皆罷去應役人糜費私役之類則禁之以熙寧新法茍如是也則所謂免役錢者於是可以一切蠲除矣或謂免役錢籍於常平固非獨以待募役也縣官它費多有頼乎此即未可以利害論也臣以謂役錢領於司農非有特勑未嘗以給常費今罷去無損於國用況祖宗以來至於役法未改役錢未斂以前百餘年間不知可以為國否亦曰用之有節則取之有道矣今天

下百姓疲筋骨忍飢寒冒鞭笞終歳汲汲為公家納錢耳不幸有連年灾荒之變實恐窮苦之人流亡轉徙為溝中瘠而强梁者睠死忍命不得為陛下之良民矣然則役錢乃生民性命天下安危之所繫奈何欲以為不刋之令哉古者富藏於民誠令百姓賦税之外有以自養則其贏餘乃國之外府緩急取之而已無事之時坐困竭之非計也臣故以謂役錢宜一切罷之役錢罷則提舉常平官司亦可罷去以見存職事付之轉運司足

矣天下既減罷監司數十人則州縣稍得從容上下省事非小補也雖然此大法也顧臣之言蓋其略耳至於法之纎悉或參差抵牾宜有畫一之論欲乞於兩制臣寮選差明於治體深於民事者三兩員置局講議裁立格條三省執政官典領之以待聖斷施行元祐元年正月上時為侍御史閏三月十八日詔付韓維等相度以聞

上哲宗乞罷免役　司馬光

臣切以免役之法其害有五舊日差役之時上戸雖差

充役次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數年營治家產以備後役今則年年出錢無有休息或有所出錢數多於往日充役陪備之錢者此其害一也舊日差役之時下户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免役驅迫貧民剥膚椎髓家產既盡流移無歸弱者轉死溝壑强者聚為盜賊此其害二也舊日差役之時所差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產使之作公人管幹諸事各自愛惜少敢大段作過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盜所以然者事發遺亡有

宗族田産以累其心故也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無宗族田産之累作公人則恣為姦偽曲法受賕主守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則挈家亡去變易姓名往別州縣投名官中無由追捕官物亦無處理索此其害三也自古農民所有不過穀帛與力凡所以供公賦役無出三者皆取其身而無窮盡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汝輸我錢我自募人殊不知農民出錢難於出力何則錢非民間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家所多不過莊

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無積錢百貫者也自古豐歳穀賤已自傷農官中更以免役及諸色錢督之則穀愈賤矣平時一斗直百錢者不過直四五十文吏急責之則直三二十矣豐年猶可以糶穀送納官錢若遇凶年則穀帛亦無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既家家各賣如何得售唯有拆屋伐桑以賣薪殺牛賣肉今歳如此來歳何以為生是官立法以殄盡民之生計此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唯務多斂役錢廣積寛剰以為

功効希求進用令朝廷雖有指揮令役錢寛剩不得過二分切慮聚斂之臣猶依並役錢別作名目隱藏寛剩使幽遠之人不被聖澤此其害五也陛下近詔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間疾苦所降出者約數千章無有不言免役錢之害者足知其為天下之公患無疑也以臣愚見為今之計莫若直降勑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結五等丁産簿定差仍令刑部檢會熙寧元年見行

差役條貫雕印頒下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充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別雇若將帶却官物勒正身陪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其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見雇役人候差到役人各放逐便數内唯衙前一役最號重難鄉者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産者朝廷為此始議作助役法然自後條貫優假衙前諸公庫設廚酒庫茶酒

司並差將校幹當諸上京綱運名得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大將管押其麄色畸零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苦無差遣不聞更有破産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陪備亦少於鄉日不至有破家産者若猶以為衙前户力難以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户僧寺道觀單丁女户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並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其餘産業並約此為準所有助役錢令逐

州椿管據所有多少數目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每分合給幾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即行支給然尚慮天下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於今來勑命更指揮行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謄下諸州縣委逐縣官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即仰限勑到五日內具利害擘畫申本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限敕書到一月內利害擘畫申轉運司仰轉運司類聚諸州

所申擇其可取者限敕書到一季內具利害擘畫奏聞朝廷候奏到委執政官再加看詳各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敕施行務要所在役法曲盡其宜元祐元年二月

上時為門下侍郎

上哲宗論蔡確等覬望不肯協心改法

呂陶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有成邪正雜處於朝則政體不能純一此天下安危治亂所繫甚大世主當審

其取捨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臨御以來念祖宗積累之難思先帝倚託之重保祐聖嗣安養生民剗除敝事覃布德惠名用一二舊老與之裁正法度緝全紀綱以傳萬世欲皇帝陛下他日循而守之則宗社乂安如泰山之四維聖心所存豈不善哉豈不遠哉然大臣之興議者則不能盡誠竭力以稱太皇太后之意尚且依違偷惰務習故態觀望反覆互持兩端推原其情蓋有三說一曰先帝之法豈可遽改他日嗣皇親決萬幾則吾

屬皆有罪二曰國家用度至廣非取於民何以能足今一切蠲放餘利則遂見闕乏三曰司馬光老且病將不能終其事萌此心者蔡確韓縝章子厚張璪是也安燾李清臣則依阿其間俯仰徘徊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爾謂先帝之法不可遽改乎三王之政不免有敝為其有敝而改之所以宜民利物而全其治體臣嘗觀去年正月詔書乃曰嘉與四海洗心自新則先帝彼時已知法之為敝有欲改之意矣今太皇太后以母道臨制天

下順元元之所欲而與時損益蓋以成先帝之志也且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責難於君謂之恭謂吾君不能謂之賊今之大臣欲改法者使天下無憾於先帝是待其君甚厚而愛之以德也於先帝爲忠也其不欲改者使天下憾於先帝是待其君甚薄而愛以姑息也恭惟皇帝陛下端重仁孝出自天縱他時親總萬幾而見天下有太平之實追觀今日之事是非得失洞鑒其端則必以厚於先帝而愛之以德者爲是薄於先

帝而愛之以姑息者為非忠於其君者為得賊於其君者為失矣然則欲改法者他日將至於無罪不欲改者他日將至於有罪不當私憂而過計也謂國家用度非取於民不能足乎則今日之議法非不取也唯患小人倚法削民而取之多故參酌中道而除去煩苛乃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義也伏惟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慈愛恭儉德與性成內無土木遊玩華靡之費外無干戈攻戰過濫之賞節用裕民既得其道何俟過取而後給哉

謂司馬光且病將不能終其事乎則修講法度本於宗社萬世之計不問光之存亡假使光雖物故則朝廷圖治之意豈肯中輟哉亦何必望望然幸光之死也謀人之國而措意如此是昔日負先帝今日負陛下也當熙寧元豐之際小人之黨棊布於天下急利者爭取財急功者爭用兵結民怨起邊禍日甚一日歲甚一歲彼數人者當此之時或領大農或處近侍或總計省或居二府然而未甞獻告一言建明一事唯持禄固位苟度歲

月以民事驗之其極也則有市易之意有堆垜之求有江湖之鹽法有京師之茶禁以軍政驗之其極也則有乞弟之役有蘭州之取有靈武之復有永樂之陷凡此數者結民怨則深起邊禍則大然皆非先帝之本意乃大臣無所補報而有以成之臣故曰昔日負先帝也今太皇太后惻然念生民之困窮思有以安固邦本乃講求治道舉偏補𡚁改正法度以付嗣君為萬世之福天下之人傾耳側目日望太平數人者當此之時不能引

咎改過猶懷向之三說觀望而不欲爲或爲之而不欲盡其事是以罷市易則尚存抵當放保甲則須俟歲首黜江淮運鹽之臣則遷延累月而後乃行遣川蜀撥茶之使則巧爲之詞而不欲發至於邊鄙之大患存捨之長策皆置而不議及司馬光一獻差役之法則呂言其疎竊笑其速其徒從而和之妄傳章子厚有五利七難之說喧播於外士民聞者莫不駭嘆臣故曰今日負陛下也此數人者其處心積慮大略如此當此之時決不

可鎮社稷矣若乃居家之隱慝在朝之細過聞望之素輕踐歴之太卑則言者陳之已詳陛下知之已久臣近領臺職不敢復道今蔡確章字厚已罷免人皆快之縝璪輩猶備位實未厭天下公論也伏望陛下特出聖斷以辨君子小人之分無使邪正雜處於朝罷黜縝等以謝天下則王道之成政體之純一易如反掌耳元祐元年四月

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哲宗乞罷青苗　王巖叟等

臣等累日前連章上言乞依臺諫官前後論列早賜罷

支青苗錢事尚未蒙揩揮施行臣等未諭聖意仰惟自

青苗之法行天下困弊日甚一日不如昔時陛下静則

以堯舜之心為心動則以祖宗之法為法髙明博大無

所不逌必知行青苗以來百姓皇皇日甚一日天下之

人議論沸騰者今十六七年矣必不肯復以為便力主

而行之竊聞有大臣妄進姦言惑亂聖聽謂恐國用不

足覬陛下以此為富國之計便可見其無識今匹夫放

債取利為之不已而終必自敗況為國乎富國有大道養民有大本豈有匹夫朝夕之事可為富國長久之計哉比者四民不循其分不安其業故所得者皆茍得所圖者皆茍圖今陛下即位以來四民得安其分得安其業天下之富自將有餘為士者不敢狂言妄作徼功倖進以生事於四方而耗公私之財歲之所惜自已無窮此一富也為農者絶誅求之苦息調發之勞罷不急之役寛非時之擾天下從此無逃民四海從此無荒田耕

桑以時常賦不闕歲之所入不可勝計此一富也為工者不窮竭材用以治兵器不傾極功能以事土木崇儉尚朴而華靡纖巧無所陳於前日有所省月有所積而富不可勝用也為商者無均輸之政以害其生無市易之法以奪其利而後皆得自竭其計自運其財以流行於四方人人之得有餘而國家征稅之入無算此其富不可勝用也四者所得孰與青苗之息乎為陛下大臣不知以此開陛下之心而乃歲初而出之歲終而入之

朝而出之暮而入之以求毫分之息以自利者匹夫富者之事也豈有為天下而為匹夫之事哉陛下只當思養民不須思富國若主於富國則民必自窮若志在養民則國將自富發之於心曾靡毫釐之差覩之於事遂爭千里之遠唯在審處之也伏望陛下檢會臣等前奏留神省納早賜施行元祐元年四月全臺上

上哲宗乞罷市易　　韓川

臣伏以朝廷更市易之法捐減所收息數宿逋放釋殆

盡自罷賒責以來實用錢物交易日入不過三百千收
一分之息月得九百千又未必滿一分也慮貸之陳積
但及五釐足以免罰則亦出之月息纔四百五十千而
倉務共占官六員專副書吏庫級等不減百人月給俸
食錢千緡所收之息不補所費之半竊惟市易之設雖
曰平均物直而其事則不免貿易交以取利使獲其利
實足以佐用尚不可而又所收不補所費顧可為邪請
於市易務監官監門內各留一員及實用公人催納欠

負外結絶見在物償晝日更不收買元祐元年六月上時為監察御史先是元豐八年七月上疏詔罷諸市鎮市易抵當八月又詔罷諸州縣市易至是川上疏始詔罷在京市易務

上哲宗約束州縣抑配青苗錢

司馬光

臣檢會先朝初散青苗錢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户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力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頼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

有他人冒名詐僞請去莫知為誰及至追集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較天下莫不欣戴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敕命令給常平錢穀限二月或正月只為人戶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為所給不得輒過此數至於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勑意將謂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鄉日置提舉官時令欲續降指揮下諸路提刑司告示州縣並須

候人戸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彊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舉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元祐元年上時為左僕射

上哲宗繳駁青苗法　蘇軾

臣伏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嚴刑日益峻盜日益多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異時痛心疾首流涕太息

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況二聖恭已唯善是從免役之
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之事乃猶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縿
臂徐徐月攘一雞之道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
飲食日益減而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方劑變其
湯使而服之可乎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
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固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為出縮
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
至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似此

之類本非抑勒所致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既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為之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臣謂四月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為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二日指揮猶許人戶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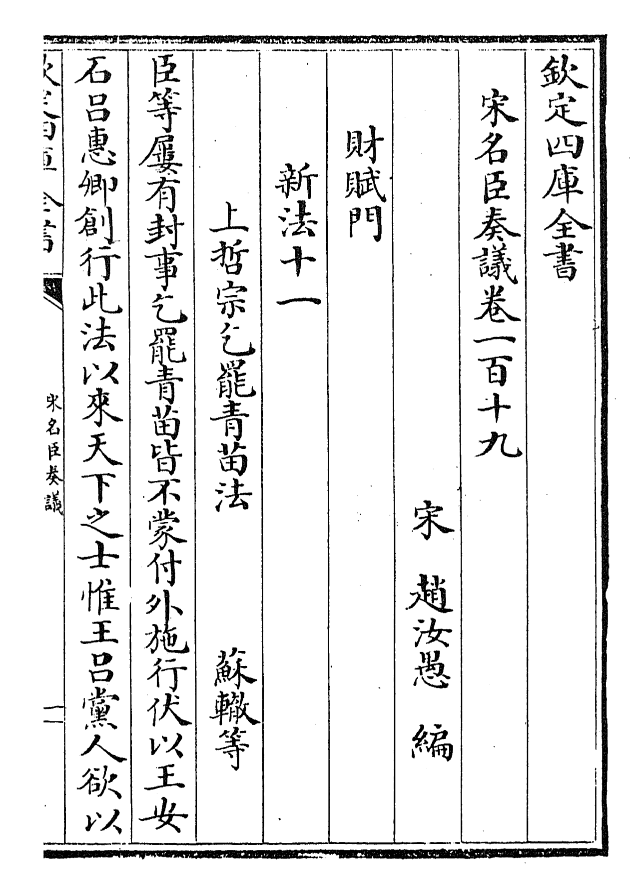
顧未免於設法網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
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
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
息以賈無窮之怨或云議者以為帑廩不足欲假此法
以贍邊用臣不知此言虛實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
説不可不察昔漢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使民入穀邊
郡以免罪蕭望之以為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
與西邊之役雖戶賦口斂以贍其乏古之通義民不以

為非豈可遂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仁宗之世西師不解蓋十餘年不行青苗亦何妨闕況二聖恭儉清心省事不求邊功數年之後帑廩自溢有何危急而以萬乘君父之尊負放債取利之謗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兼

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力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姦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録黄臣未敢書名行下

元祐元年八月上時為中書舍人先是二月詔青苗錢穀用常平舊法施行四月二十六日乃詔給常平錢穀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時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不足實建此議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皆不報光尋具入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者輒至是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簾前對曰不知是何姦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却立不敢言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九

宋　趙汝愚　編

財賦門

新法十一

上哲宗乞罷青苗法　　蘇轍等

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王安石吕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士惟王吕黨人欲以

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為是其他士大夫上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光吕誨范鎮下至臣等未有一人以為便者方安石恵卿用事忠言壅塞不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弊事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删立舊法益更滋張中外狐疑不曉聖意切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乏者聖心未察是以為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為自古為國止於食租衣税縱有不足不過輔以茶鹽酒税之征

未聞復用青苗放債取利與民爭錐刀之末以富國強兵者也藝祖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至狹歲歲用兵其費不貲及真宗東封西祀遊幸亳宋造立宮室仁宗結契丹平定西戎翦滅南寇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之外無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今二聖恭儉安靜無為四海之富與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富國乎臣等以為皇帝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聽羣議聽納之道於斯實難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

議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為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即當盡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辨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必以罷之為是即乞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為非亦乞顯行黜謫以懲臣等狂妄元祐元年八月同王巖叟朱光庭王覿上輙時為右司諫狀

申三省陳四害自是始詔罷俵散青苗錢後數日巖叟光庭等入對延和殿上曰青苗錢已罷巖叟曰此非陛下聖德高明何以能行天下幸甚上曰又恐國用不足

奈何目下未覺五七年後恐不足嚴叟對曰恐非陛下所憂青苗是困民之法今既罷之數年之後民將自足民既足國家何憂不足又曰太皇太后一身則得恐數年之後教他官家缺用不便嚴叟曰陛下但自今日養民力政已成太平豐盛之世矣却不須如此過憂又曰今不可比祖宗時緣添起宗室百官不少國家所入却只這箇是嚴叟曰自古國家有歷世數百年者何嘗逐旋增賦斂自然亦足上曰可知又曰今固不敢用兵然怎生不防他對曰勸陛下今日養民力政為欲以防邊寇若無事時困却民力不知緩急之際却於何取之上曰邊寇多變詐何可保對曰陛下但務安靜彼豈不願安靜嚴叟又進曰天下有四民若四民各安其業便是國家富足之道今四民已安業矣自古人主志在富足則必致困民若在養民則國家將自富嚴叟又曰孔子言不患貧而患不安願陛下省察臣等方事陛下若他日於國家不便豈敢贊陛下行之上曰這箇則可知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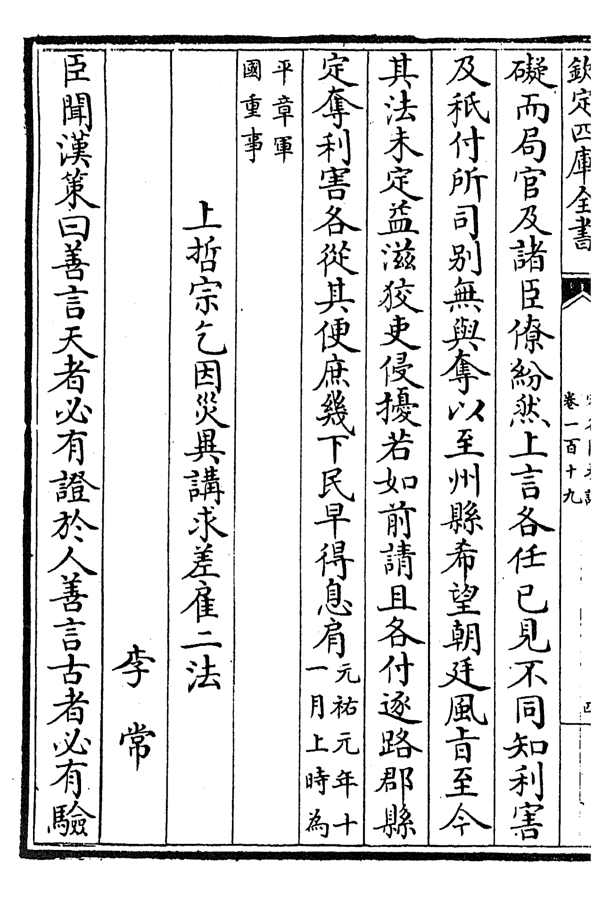
叟又進曰陛下若如此憂不足恐小人窺伺聖意妄獻功利之說以迎合切不可信必誤陛下上曰這箇則不到得光庭曰放債富國終不是好事上曰此則可知上曰太皇太后在簾中何由知外事全賴輔弼得人及臺諫官公正言事嚴叟光庭等皆謝曰賴陛下聽納臣等所以得盡愚忠

上哲宗論役法合從民便令轉運司定奪

文彥博

臣切聞天下諸路差雇役法朝廷雖已降指揮而至今未定頗煩擾臣檢會始初司馬光閱天下臣庶奏章多言出錢雇役其法不便遂却復差役之法然司馬光所

言甚詳而節目頗繁恐州縣不一一通曉而又朝廷置
局詳定議論不一必難通行臣等以謂差役之法本州
縣常事其來久矣皆素有定法及其末流不容無弊故
當隨時刊改臣曾累具劄子奏乞先令州縣刺史令佐
從民利便各議定其法縣申州州申轉運司看詳定奪
奏聞如得允當即降下施行蓋朝廷大號令必當自上
而下州縣差役常理須自下而上則各從民便以天下
之廣郡縣之衆不可以一切之法行之行之必互有妨



礙而局官及諸臣僚紛然上言各任已見不同知利害及祇付所司別無與奪以至州縣希望朝廷風旨至今其法未定益滋狡吏侵擾若如前請且各付逐路郡縣定奪利害各從其便庶幾下民早得息肩元祐元年十一月上時為平章軍國重事

上哲宗乞因災異講求差雇二法

李常

臣聞漢策曰善言天者必有證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

於今臣學荒識淺智慮不明豈足以知天烏足以考古又況所謂善言者耶雖然誦詩書之文服師友之訓稽夫往昔驗諸當今以觀天下之際若有可以言者輒妄陳一二干鈇鉞之誅惟陛下裁擇臣伏見今歲已來日色無光雷不時震怒風屢發甘澤弗降上天示變殆非偶然質之前書甚可畏也易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日者君象也照臨下土暉曜所燭無有不及不容有所掩翳而光烈弗舒者也震迅以時發揚隱伏者雷也刑威

之象也不容於發生之辰寂然收聲使人無所懼憚也
鼓動萬物幽微必達者風也號令之象也不容狂怒輒
發蕩然無時以抑止甘雨者也雨之所及膏潤悅澤長
養嘉穀惠澤之象也不容更越時序枯槁百生若無意
於哀矜者也臣自不雨以來博行訪問雨澤懲少唯王
畿獨甚雖請禱備至而嘉應未臻沉陰欲雨輒復隨起
霢霂微潤尋復收霽天其或者將以此警懼陛下乎且
古之聖王不以災譴為患患政刑有所不至耳茍能恐

懼省察修明政刑而災譴不弭者未之有也臣夙夜伏思陛下臨御以來發政施仁莫不本之先王法乎至德唯恐一物或失其所聽言納善從之如流唯恐設施未當害及元元宜乎和氣感召風雨順理以佐百穀以寬疲瘵矣又自闕雨至今陛下焦勞惻怛憂形言色奔走幣祝致誠乎天地山川及羣小祀親臨軒陛以寬宥獄命官四出以察寃滯然而終未獲應者將政令之大者有所未盡歟先儒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

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臣伏見今日政令之最大而設施未安致人情不和者役法是也役法之大溥及四海窮邊遠徼山農野叟無不繫其利害休戚令自改更以來日見未便戶部雖巧為損益以求可行猶朽木糞牆本根不善終不能必當四海之人形聲靡和砉砉莫訴而陛下曾未之察也執政大臣曾未之卹也觀望百執事鉗口奉行曾未之告也然則陛下之明有所蔽而不徧照乎四國矣威刑見玩而有所拂矣號令差忒

而設施失當矣德澤不及乎黔黎而欲時雨之應朞何可得耶臣請詳言力役之為平民患差與雇利病重輕之不同夫耕農之人身常在野而不見官府入城市天下之情所同願也自租庸調法廢版籍不明差役寖弊國朝因仍前代雖加損益不免就版籍隨重輕等第差科然破家産廢農業非一日之積矣熈寧中講知差法之弊天下州鎮凡因色役害民之事例皆裁減如衙前主管厨庫承符散從手力充場庫子接送之類也就其不可减者悉使名而賦錢

平民平民隨力出錢無事於公家遂得以身常在野不見官府入城市執便於是耶雖然方是時奉令之臣取民過多務於贏積遂有輸錢不逮之歎農民愈貧之憂而不聞其免傜役而事農業於家為病也陛下即位之初采納羣言念歲歲輸錢為非農人之事又不供力役以為非古遂一切罷之復行差法方詔旨初下愚民未知被差之為害臣於是時亦不能盡知如此四遠之人蓋嘗呼而相慶矣行之既久始覺其患有加於嚮日何

也蓋差法之廢十有餘年版籍愈更不明宜重役者輒
輕宜輕役者反重交相糾決獄訟紛然因縁為姦公行
賕賂鄉寛户多者僅有休息之期鄉狹户窄者頻年在
役況今無限田之制上等極力之人昔輸錢有歲百貫
者今止差為弓手歲雇弓手一名以代身役不過用錢
三四十貫中下人户舊出錢不過三貫至二貫而雇承
符散從手力之類不下三十貫以是校之勞逸苦樂殊
為不均至相倍蓰矣然則今所改法徒能使上等人户

優便安閑而第三第四等困苦日甚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正謂是也昔臣待罪户部嘗獻議曰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已可久者確論也既而典司邦憲亦屢以此干冒聖聰有司收格曾莫之省以臣料之人情豈甚相遠哉不過謂業已施行憚於改易殊不知茫茫四國仰訴無由蚩蚩微命相顧受斃聚為不和之氣上動天鑒豈國家之盛事耶臣前所奏尚欲令富者輸錢貧者出力折衷二法而為書令也博訪輿言詳究

民瘼在上者既無寛剩之求則下戶皆願出錢矣而又四方風俗或不同利害或不一當差而願雇者有之誠能使四方隨俗以為法不以一偏之好惡示四方官吏不得覷上所好惡而講法其歸主於寛民便俗上下均一無有偏重而已今示以一偏之意而為法使四海沸騰細民窮困朝廷晏然不知慮卿士大夫畏忌不敢言况希合之人為監司與夫守令哉持之不以介諸懐使陛下致天怒於上人怨於下豈國家社稷計耶臣謬司

典憲陛下許其察利害言得失復有所顧避而不言則臣上負朝廷下孤百姓罪不容誅矣伏望聖慈察天意之甚徹特詔一二詳練民事臣寮使與賤臣就差雇二法取便百姓者修正之無牽新書無執舊説吾民以為善矣庶乎災變可消和氣可格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元祐四年三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乞力主差役　　劉安世

臣伏見朝廷欲變役法今將四年選官置局講求利病

天下之議悉使折衷而後詔立法之意唯以仁民愛物
為務謂嘉祐差役之制已便矣然當時嘗見其害者今
則損而去之元豐約束之制民以為利者今則取而益
之至於風俗之殊尚南北之異宜而本諸人情裁以國
論隨方立條罔不具備而更申以明詔諭吉郡縣若施
行之際或窒礙而未通節文之間或疏略而未盡更俾
建明為之增損有以見陛下至仁厚重謹民事之深意
也新書之下輿情慰悅中外帖息初無間言而姦邪之

人內懷顧望造進播撗議必欲沮壞至一二小臣敢執偏見妄進邪說欲罷差役依舊募雇當職官吏不能為朝廷固守法度而依違遷就屢有變更天下人情莫不疑惑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聞自古取民之道止於粟帛與民力而已三者皆生之無窮而取之不竭故堯舜三代以來莫之能廢議者乃謂不役其身止令輸錢則公私利便而可以久行臣請有以折之國家泉貨經費所資設官鼓鑄歲有定額民或盜為罪至論死今弃其易

出之力而責其難致之錢固已非理又使上户止納數千則優游卒歲日益兼并下户自來無役者例使加賦日朘月削寖以困窮損九分之貧民益一分之上户輕重倒置孰甚於此臣竊謂以一家一歲觀之則輸錢若省而易給以終身累歲計之則所出不貲而難供令聚斂之臣唯欲誅剝生民而不為天下久長之慮其可信哉議者又謂人户輪差不及三番處恐差役太重臣亦有以折之且治平之前天下户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

而舊法役人五十三萬六千餘人元豐之口一千八百三十五萬九千有奇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於四十二萬七千餘人比之舊法却減十萬九千之額謂之輪差不足亦已過矣然而天下州縣或有連值凶歲人户流離畨次不足之處則在有司通融補助必不可以小節而廢大法也臣伏觀國家受命以來百有餘年差役之法已更六聖隨時損益旣皆中理考觀已試之效固可行之不疑而累年於茲尚容移

奪臣竊謂知法之未良改之不可不速知法之已善守之不可不固今差法已善陛下正當善守之執政大臣尤宜協心體國堅𡌦邪説而乃縱使姦慝倡為異論撓動人情惑亂天下故議者謂今日紛紛之患不在於無知之庶民而特在於挾邪之士大夫也臣聞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願陛下特奮乾剛力主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使輕徇浮言妄有變易庶幾祖宗之成法不為姦人之所奪天下

辛甚

貼黄契勘自行差法後來臣僚執一偏之見妄有申請衝改事目不少其間甚有疎略牴牾反為民害者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戶部畫一條析聞奏執政聚議除利害的確須合更張及一州一路自有所置不可通用外其應縁邪説遷就變動去處並乞却令依舊施行所貴法度純一天下不惑（元祐五年五月上時為左諫議大夫）

上哲宗論愛民當如父母愛子

范純仁

臣今月初五日上殿奏事蒙聖慈面賜詢問臣有奏對未盡事理今合再具敷陳蒙聖問先朝青苗等法臣對以先朝愛民之意本如父母愛子而立法付之乳媪若乳媪苟欲應法而無愛心則赤子必生他患更為王安石立法非是激以賞罰所以官吏急切尤為民害尋聞德音謂當時不須立賞臣以奏陳他事未暇詳對今合

子細敷陳大凡朝廷立愛民之法不若示愛民之意法行則拘迹苟且應命意通則隨事便宜宣布實惠令陛下愛民正如父母念遠處嬰兒若不教乳媪愛子之心而特為立乳哺燥濕藥餌之節而使行則乳媪將不問兒之大小肥瘦虛實之異及臨時飢渴疾病好惡之情一切執用其法則嬰兒必不自適徒益生其疾苦至有不能言而夭横者多矣此豈父母之本心哉不若選擇乳媪而委之使各盡其愛兒之心飢渴燥濕隨事得宜

而字養之則嬰兒皆自便適其康壯矣今朝廷愛天下之民為立傜役補助之法付之監司守令而行之將不問俗之同異民之好惡利病及施行先後一切守法強民而行則民將失耕田鑿井之樂增加疾苦無告而流亡者多矣此豈朝廷之本意哉蓋拘以文法之害也況天下親民之官能知民疾苦利害者十中無一復能以朝廷立法之意推而合於民心者又加少焉能合於民而不顧身之得失違上之喜怒肯盡已心而行者百無

一矣如何使朝廷德澤下究而民不受其弊哉臣願朝廷如臣乳媪之喻選舉監司守令教之以愛民之意則將有實惠及民不煩朝廷立法而天下安矣其青苗等法若當時雖不立賞不免擾民元祐初朝廷聞而更之至今人以為便

元祐八年十二月右僕射范純仁匀外上面諭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卿其為朕留之亦遣中使趣純仁歸府又遣中使趣純仁入見純仁既入見上此奏先是大防欲用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要純仁同書名奏擬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邪不可除因不敢與聞遂固爭避位大防不聽竟超遷畏為禮部侍郎畏尋上疏乞講求神宗法制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畏登對自是悉名用

熙豐舊人實畏發之焉

上哲宗論御試策題　蘇轍

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

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禄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寛雜役之困其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

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

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絶世不言至今避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起濮廟羣議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荅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葢事有不可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切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

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紹聖元年三月上時為門下侍郎

上哲宗論御試策題　蘇轍

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行善政見今遵行者自已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為然否然臣竊觀自陛下親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

有不合改更自當宣諭臣等令商量措置令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為子弟有不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可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有溢惡之言喜怒不忘於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者朝廷雖有今昔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為當愛惜事體豈可如仇讐之相反唯患不速也哉頃者元祐之初初議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隨

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初爲諫官後爲御史每言差役不可盡行而河流不可强遏上下顧望終不盡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怱遽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誠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爲意勿爲此怱怱則天下之幸也

貼黄臣竊見章惇昔任樞密院與司馬光爭論役

法其言有曰免役之法利害相雜又曰見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體先帝愛民之意差役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新害隨而復生今者正是更張修舉之時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不可緩者有可以緩者如京東西保馬緩一日則民間有一日之害此不可緩者也如役法歲月之間改更了當誠不為緩陛下謂章惇豈欲破壞元豐故事者哉而言猶若此則元祐更改

誠不為過矣

紹聖元年三月十四日上御集英殿試進士策曰朕惟神宗皇帝躬神明之德有舜禹之學憑几聽斷十九年之間凡禮樂法度所以惠遺天下者甚廣朕思述先志拳拳業業夙夜不敢忘今博延豪英于廣殿策之以當世之務兾獲至言以有為也夫是非得失之迹設施於政而效見於時朕之臨御幾十載矣復詞賦之選而士不加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四夷之侵未已求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未通至于吏員猥多兵卒尚缺饑饉薦至寇盜尚蕃此其故何也夫可則因否則革唯當之為貴聖人亦何心焉子大夫其悉意陳之無隱中書侍郎李清臣之詞也二十六日賜進士畢漸以下及第出身時初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楊畏覆考專取主熙寧元豐者故漸為之首轍上

此奏謟以散
官知汝州

上哲宗論大臣唱紹述之說　常安民

臣竊惟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恩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元祐時上吕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恥士大夫皆傳笑之及近為諫官則上疏乞毁司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為文正及近為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吕公著乞斵棺鞭尸陛下察此輩

之言果出公論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蔭
孫五人皆珪身後所生乃引元祐例許奏薦近日講復
官制職事官不帶職寄禄官不帶左右至於權尚書侍
郎獨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復改易如此等事謂之公心
可乎故凡勸陛下紹述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姦謀
謂他事難以惑陛下若聞先帝則易爲感動故欲快恩
讐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聖
烈皇后甚得人心前日陛下駕幸秦楚國夫人第澆奠

及輟朝并命勑葬諸費從官給人人無不歡呼髙遵惠為侍郎士論皆以為當闢吳厚向得罪出於宣仁之意近聞待制舍人再繳而大臣尚欲再下願陛下主張此事以順人心令權臣恣横朋黨滿朝未嘗一言及之唯知論元祐舊事力攻已去臣僚臣荷陛下奬拔不敢負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實恥為之舉朝嫉臣誣陷非一臣賦性愚直恐終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任以避之紹聖二年九月上時為監察御史尋罷言職送吏部與知軍

上徽宗論紹述　　陳瓘

臣竊惟天下萬事而人主所當問者一事而已用人是也堯舜之法試而後用是以九年然後見伯鯀之罪歷試然後知大舜之聖不試而用其失多矣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其有既往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材允合人心無可正救而聞御史中丞安厚卿尚緣往事論浩罪惡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其說以謂先朝之事且當遵承國是所繫不可輕改臣請以祖宗故事

明其不然昔唐介之忤仁廟也内指貴妃外詆宰相竄於嶺表昭示天下是則鄒浩盡忠之言何異於唐介先帝一時之怒何異於仁祖仁祖有日新之意久而變通是以還介於一年之内先帝有日新之意未及改命而弃天下於數月之間愛君之人念此傷痛光續前緒正在今日豈有事事不改而可以謂之善繼天下皆非而可以執為國是乎國家一繼一述皆本於孝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以太平之久自堯舜三代乃至漢唐皆

不及焉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孰大於此若夫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是孟莊子之所謂孝耳戰戰兢兢何足為天子道哉陛下居武王繼述之位而執法之臣揚孟莊子不改之說曲徇其請則臣下專因循之利從公議則聖主被愆忘之譏非上誤朝一以私意風憲之職當如是乎然則鄒浩既來安厚卿可去矣雖聖度寛容姑爾含貸而明示好惡亦不可緩黜幽之典宜自安始伏望即降指揮以警列位天下幸甚元符三年二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徽宗論國是　　陳瓘

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姓之心為心故朝廷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唯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捨者為是不合其取捨者為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捨之私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

者非此楚莊王所不取也豈聖時之所宜用哉所有國
是故事一件謹録奏聞元符三年八月上時為右司諫

上徽宗乞以四次改更前事為鑒

陳瓘

臣竊見自熙寧以來至今三十餘年天下之事已經四
次更改熙寧改治平元豐改熙寧元祐改神宗紹聖改
宣仁凡所行之事各有先後次第若逐一開敷張陳方
見本末今據臣所見畫一具析於後

一熙寧之初宋興已得一百八年太平日久天下之事理合變革神考所以大有為也是時專任王安石凡安石所惡之人盡加疎外斥逐如司馬光范純仁等人數甚多

一元豐之時王安石既去神考獨攬威柄凡安石所惡之人漸却收用至元豐末年神考因事覺悟大改熙寧之意蘇頌王存之徒皆為侍從孫覺李常之徒漸次進擢蘇軾自貶所放歸司馬光加資政

殿學士如此之類甚多但檢當時日歷可以盡見

一宣仁垂簾之初先帝沖幼用司馬光毋改子之說不待三年大改先政此既往欲速之失也臣謂改之是也欲速非也

一紹聖之初大改元祐此乃必致之理天下皆知其然然以用事之臣自任私意既不師古又絶人言所以有誤朝政

右四次改更所行之事略已具析如前臣愚所望乎今

日者唯願陛下以前事為鑒而已神考變通之意念念日新熙寧之初廢流俗而用安石熙寧之末用人惟已當時日歷所記差除之日可以考也紹聖大臣專以私意主張王氏違神考日新之緒述安石熙寧之迹凡先朝之政所以膏潤天下者皆以為王氏之澤也所謂不敬其親而敬他人悖德民無則焉負神考而欺先帝此政事之所以乖錯而天之所以不助也書曰若稽古帝堯又曰若稽古帝舜又曰若稽古大禹又曰若稽古臯

陶自古聖君賢臣皆以稽古為先既往之事有可法者有可鑒者可以自得矣人主之學其要在此紹聖大臣假託經義用士大夫進取之學支離虛誕欺惑先帝其罪與晉之王衍無異范甯曰王衍之罪大如桀紂事可考而知也元符三年九月上

上欽宗論紹述　　　　呂好問

臣聞之古人有言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又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夫所謂好惡者求合夫聖人之

道不使邪説詖行害夫至當之理此用人之難未若聽言之難也陛下即位以來躬行節儉視朝至於日旰求言甚切不問高下屈已聽納此堯舜三王之用心也然而羣臣趨向非一識有淺深或有包藏私意務行其説或有遂其前非一逞忿怨此不可不察也本朝開基垂統一百六十餘年聖聖相承天下寧治可因否革未嘗拘執自章惇蔡卞首建紹述之説後蔡京得志專用此術以濟其姦建隆以來凡所施為皆弃而不講獨指熈

寧元豐號為紹述及其所行有顯然違於熈寧元豐之法者則又曰此神宗皇帝之志也若以志言之何所考據何往而不可為哉此蓋妄假國論實為身謀已成之效灼然可知至於擠排善類箝塞忠言以正為邪以是為非行之數十年間遂使朝廷無可用之才有司無可久之法公私空竭戎狄侵侮當是時也在廷之臣無有為朝廷施一嘉謀出一奇策者陵遲之弊一至於此其為蠹害見於今日伏自陛下受天明命表正萬邦首去

邪慝招延善人天下之士解蒙釋蔽如醉醒寐覺四方稱快若出一口陛下前日手詔有云必求實是此乃為政之大體也然邪正難辨是非難分正者固自以已為正矣而邪者亦自以已為是也既自以為正既自以為是真偽相雜實未易分此乃用人之難未若聽言之難也陛下天資聖明理無不燭然衆言淆亂亦安得而遽辨之哉然臣有一說請試言之夫所謂實是者行之而朝廷尊安四民樂業乃為實是行之而朝廷困弱四民

失業則非是陛下若驗之於已行之事已用之説則成敗可見不必逺求也臣前日面陳未盡委曲今輒敢再申其説浼瀆聖聽伏望陛下燕閒之餘一賜省覽臣不勝拳拳之至

貼黄蔡京專以紹述劫持上下然折尚書省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修殿中省官制等公然違背神宗皇帝聖恩其他不可一二數也伏乞鑒察靖康元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欽宗乞罷青苗　呂好問

臣竊見陛下嗣位之初民心仰戴中外胥悅雖寇敵深入人無異意何者天下之人知有休息之日凡所舉動皆順其意所下詔令皆以從祖宗之法為言也今既日久矣陛下圖治之意雖未少改於前而德澤不能下究民心歡悅漸不如初何也蓋由軍旅未戢祖宗之法未行議論之臣借以為詞而奉法之吏倚以為姦也祖宗之法令雖未得盡行其間有可行之以順民心者何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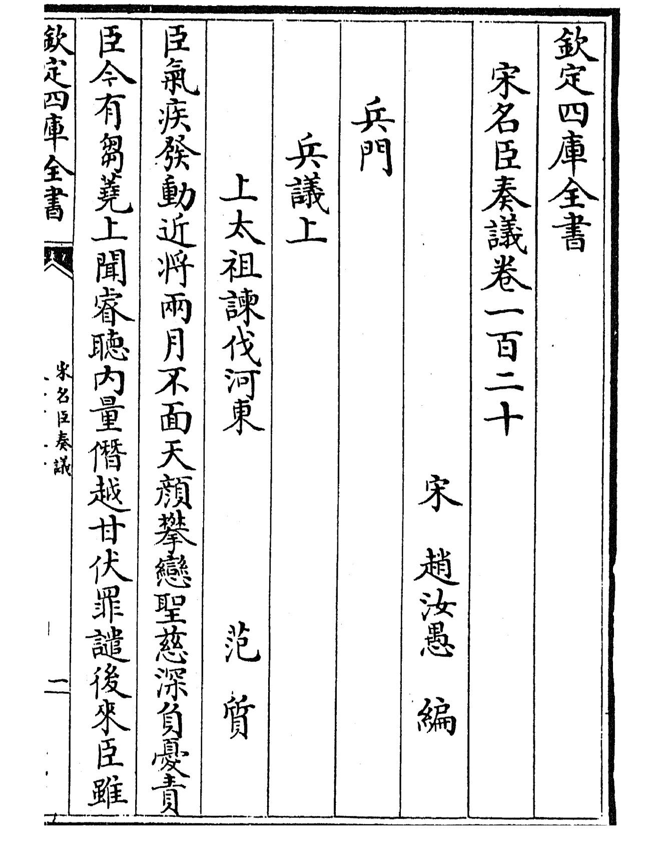
而不為哉臣請舉其大者青苗斂散之法於民為害最
甚於官都無利益方今州縣常平錢等率無見在每年
俵散之時多以虛劵科率逐都保正長等其實請錢者
多是州縣官户公人違法冒名無所不至及送納時只
送息錢逐年督帶縣道吏人又因斂散之際恣行乞覔
此實無窮之患也民間病此數十年矣今春陛下既降
詔㫖從祖宗之法用事之臣如此等事自當即罷令乃
遷延却避例不敢言其意不過恐異日天下平定復行

紹述之說則已受黜責爾遂使朝廷冒虛數斂實怨可為痛心疾首臣願陛下出自聖意將青苗斂法先次改罷明告天下以固民心其他非祖宗之法逐漸改正行下以息異議無疆之業不勝幸甚

貼黄臣切詳當今法度固須參詳處置然後施行唯青苗斂散之法有害無利灼然可見不須更行討論伏望聖慈特賜主張施行靖康元年上先是紹聖二年七月蔡京乞下有司檢會熙寧元豐青苗條約參酌增損適今之宜立為定制九月遂詔府界諸路應緣常

平斂散等事除令來申請外並依元豐
十年已行條制至是好問始論及之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十九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

宋　趙汝愚　編

兵門

兵議上

上太祖諫伐河東　范質

臣氣疾發動近將兩月不面天顔拳戀聖慈深負憂責

臣今有芻蕘上聞睿聽内量僭越甘伏罪譴後來臣雖

疾病在假伏聞陛下有親征河東之意半月已來顯然外議皆云必行固無改易臣切料河東劉鈞自潞州奔敗之後乃數年遭天軍討盪即日困蹙兼肘腋之間自有翻變契丹削弱不能援助鑾輿若到城下攻取少時必是成功然須十分之中七八分則料其必取三二分料其未得未得者何若大軍三數月間在賊城下料草不接即須抽退雖無損軍勢且虛困自家一二十州百姓枉費朝廷事力近聞般運糧草才第一轉所在鄉村

甚有逃户盖是晉絳蒲陜汝洛懐孟及泌山諸州人民頻年以來秋夏不熟陛下八年令免供輸尚自逃走若是更有差遣自然難為駐足百姓般運艱難更不一一敷陳又聞所般運糧草且至潞府晉州將來大駕到河東城下三五十萬糧草潞府晉州百姓無多不知更差何人津置此事須掛宸衷請陛下子細勘算軍馬糧草准備之數必若有備則更復何憂臣竊見七八處大藩方皆要害之處即日並未有主帥皆是儒士懦弱權輕

力小若是四方無事之時大駕不離京闕則必無憂慮
若是兵戈稍動烽煙未弭之間須憂兇豪不逞之徒生
心覬望緣此輩無識無知不筭道理遇便即發視死如
閑萬一有之陛下出軍在外爭得安心中間世宗親征
河東之時近畿小小兵士亦有姦謀者賴尉氏兵馬監
押擒獲事雖不大人心可知顧陛下稍掛宸衷臣竊見
河東物力軍勢百倍不及大朝窮困危迫日憂亡滅乃
是本分朝廷强盛軍馬天下無敵北至燕東至海南至

五嶺西至隴右百六七十州之地無不慴服陛下即位四年有此基址以前開基創業之主三五十年尚未如此又何必須為河東六七州險阻窮困之地虛躁聖懷更俟三二年時歲稍熟收拾糧草諸事有備賊界漸困此時動未為遲晚臣竊料河東六七州孤危如是不計幾時必無霸盛且劉崇乘世宗即位之初假契丹雄盛之力全軍南來一戰太敗將校軍士十分去九此天不助一也陛下初有天下李筠以方州之地歸投河東陛

下才登太行立平寇賊劉鈞蒼忙奔走不暇拋棄兵刃甚於高平此天不助者二也天意人事不言可知即日尸居餘氣茍延歲月之命必無與大朝爭衡願陛下以生靈為念所貴資洪福益聖壽以社稷為重端坐鎮靜不輕舉動則天下幸甚臣位居上相受國深恩國家大事動繫安危茍或不言是辜天地惟陛下詳察乾德元年十二月上時以侍中平章事

上太祖諫伐河東乞班師　李光贊

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昔日與中國為鄰今日與陛下為臣蠢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結怨黔黎況天之命天子也猶父之任子也其或不由父命奪我以時則必有非常之災陛下豈不畏天命乎且太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未足為少國家貴靜天道惡盈所慮向來恃險之邦今日歸明之國聞是役也竭府庫之財盡生民之力其心踴躍各有覬覦傳曰鄰之厚君之

薄也豈若迴鑾済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寛力役之勞便是蕩平之策惟陛下裁之况時屬炎蒸候當暑雨儻或河津之溢道路艱阻輦運稽遲恐勞宸慮開寶二年閏五月上時為太常博士詔始議班師

上真宗論輕於用兵　田錫

臣竊惟國家斷徒以上罪皆須勘鞫子細案牘圓備斷官録問然後行刑其大辟罪將決斷即給與酒食命他官監決慮有稱寃及斷訖即録案申奏奏下大理寺寺

司點檢送至審刑院院吏披詳如案未圓理未盡即罪有司所謂王者之心重用刑而惜人命也及至北寇騷邊西戎犯境不先計而後出兵不先謀而後決戰戰失利則士卒陷歿者既多人民俘虜者不少不知斷徒以上罪至用刑於大辟一何用心精密之如彼而不先計而後出兵不先謀而後決戰致陷歿士卒者衆俘虜人民者多一何用心麤疎之如此用心精密之如彼者是帝王重人命也用心麤疎之如此者由將帥輕人命也

州郡戮一死罪不當即罪州郡大理寺審刑院點檢披詳漏落各罪官吏洎至士卒陷歿人民俘虜則宰相不過罷免歸班為尚書將帥不過黜降其官為庶人此乃朝廷用刑輕重之相遠也咸平五年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仁宗請嚴軍法　　文彦博

臣伏見比者用兵西鄙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之人及置獄鄜郡而推劾之際枝蔓淹延啓幸生之路稽慢令之誅將何以厲衆心而趨大敵乎且將權不可不專軍

法不可不峻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使之畏我非嚴刑何以濟乎故對敵而伍中不進者伍長斬之伍長不進什長斬之以什伍之長尚得專殺統帥之重乃不能誅一小校則軍中之令可謂隳矣議者以令怒非大敵兵未深入故不必峻法不知怒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戰先退儻遇大敵則孰肯奮耶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而後期爾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止於習戰而非笑爾終於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委

任專而法素行也國朝著令禁軍將校之有過而從中覆當施之於平居無事之時今邊防用兵逾數十萬將不專權軍不峻法何以御人哉康定元年三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仁宗請置親兵　　韓琦

臣竊見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所部兵衆故不可一槩問罪令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亡歿為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陜西河東諸路部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

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將亡歿者並斬慶曆元年十一月上時為秦鳳路經略安撫使

上仁宗論削兵當澄其冗弛邊當得其要

富弼

臣聞茶鹽之法漢唐之所取贍也孔僅建白有鈦趾之刑桑羊畫策為安邊之本張林衛覬踵陳其方北賁海之利也至如張滂始倡於正元之間王涯繼議於太和之後鄭注趙贊並㳂其術此摘山之稅也國家茶鹽之

利兼唐數十倍矣向以邊隅用兵經費不足主計之吏益求其贏新舊之法屢更是非之議紛起羣商咨怨遠近諠然究其弊端奚厚利之可致哉試陳一策或可取焉臣嘗究桑羊之說觀兒寬之論從大夫之計則曰修鄣塞備屯戍必蓄貨長財以禦不軌通有無調緩急必建本抑末以制豪人覽文學之策則曰廣道德開仁義必本修民慈以興教化遏貪鄙尚至誠必防塞利門以勸農業二者之術交尚而相勝卒無所歸準由是溺利

權者不知興王致治之本談古誼者不知佐財備邊之急今徒能語興王致治而不能思其急則腐儒之議也止能語佐財備邊而不能思其本則霸圖之駮也今國家追王風黜霸略國用稍艱而利課不裕者兵不可削籍而邊不可弛倏故也然兵有可削之術邊有可弛之謀所謂兵有可削者非能去之也在乎澄其冗者而已所謂邊可弛者非不備之也存乎得其要者而已今中自京畿外至州縣防戍之卒屯駐之兵其籍盈數百萬

無技勇者有之矣瘝弱朽邁則虛為耗蠹是皆可澄之者也今屯備之要存乎西北自西羌叛命以來朝廷制禦之術為不少矣其北鄙雖結驩奉好無輕傀孖鈔之患然烽候不可不嚴堡鄣不可不備且邊陲所恃唯騎與射若夫勁弩大戟長矛巨盾鏃之所中刃之所挂洞胷連腋則非彼之所能加也儻釋騎而就步則豨伍不能當中國之一必若馳高騖下規迴矩折則非中國之騎所堪也中國之馬駔駿既少騎士或非精習戰陣之

際步兵整頓騎士馳突多或蹀亂誠宜損其駑下存其精銳以增步兵東漢嘗詔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此其効也而況給一騎之芻粟可以贍步兵數人矣得不違害而就利哉此又可以澄之者至如今之邊候多屯內兵士宜非所堪技能非所習而坐食儲跱貫汰給賜久恬安逸靡知艱苦有未嘗識陣伍而聞金鼓者忽有一旦之用擐三屬之甲雪霜增其慘瘃憧切其身則恐疲瘁顛仆之不暇非全勝之師也夫邊徼之人土俗慣

忮便騎射能寒苦與戎人習尚一同寇或暴至皆能全保聚有鬬心雖討擊驅攘亦嘗參用然什不得伍所遺實多莫若歲乗農餘鳩集勇壯教以長技繕其利兵示之以進退之形權之以賞罰之柄分之以部隊領之以幹臣粟帛可以不供賦租可以自贍角前犄後翼以内兵則為全勝之師矣此所謂得其要者如此而後利途可以寛本業可以阜教化可以振貪鄙可以消而免譏乎腐儒之議漸遠乎霸圖之駮也願陛下不以臣說為

妄特留聖意慶歷三年上時為樞密副使

上仁宗乞汰冗兵　田況

臣竊見比來災咎頻仍蝗潦繼作陛下青躬引咎不遑寧處以至躬祈道佛並走羣望薫祓之意可謂至矣求當世之弊驗致災之由其實役斂重而民愁和氣傷而為沴役斂之重由國計之日窘國計之日窘由冗兵之日蕃今天下兵已踰百萬比先朝幾三倍矣自古以來坐費衣食養兵之冗未有如今日者雖欲斂不重民不

愁和氣不傷災沴不作不可得也昔董仲舒劉向以謂春秋所書螽螟之災皆政貪賦重之所致今陜西河北河東三路民力凋弊人共知之臣不復言矣且以江淮之間言之今江淮菽麥已登矣而責民輸錢數斗之費不供一斗之價物遂大賤而農傷絹已輸矣民間貿易無餘而暴令復下又配市之織絍之家寒不庇體而利盡歸於富賈累年已來刻剥不已民間泉貨已匱竭其凡百科調峻法争利不可勝計便聞東南之民大率中

産巳下往往絶食民之愁窘致傷和氣如此而未聞陛下與兩府大臣議所以救之之術乃欲以一爐香數祝版上塞譴咎此臣所以不得已而言也夫國之所養之兵其上者戰其下者役苟不能堪此則為冗食今諸路宣義廣捷等軍其間孱弱者甚衆大不堪戰小不堪役逐處唯欲廣募邀其賞格豈復顧國家之利害哉宜分遣幹臣選揀諸路宣義廣捷等軍其不堪戰者並降為廂軍廂軍之不堪役者並放停議者必曰兵驕日久一

旦遽加澄汰則恐致禍亂此慮事者之疎也且孱弱之兵既不堪戰則勇强者恥與為伍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為亂者今天下財用不足以贍冗食之兵尚或顧惜細故而不思救弊之原臣切憂之惟陛下裁擇慶歷三年七月上時為知制誥

上仁宗乞邊兵三月後減半就糧内郡

宋祁

臣本書生不當妄言兵革但以事勢料之參驗今古有

灼然易了者敢為奏請臣伏見自古以來防邊守塞未有屯結兵馬經年亘歲常在城砦無有休息者傳曰久暴師則國不足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只如秦漢時與匈奴更相酬報出入鈔掠亦是兵罷即歸不令屯結亦不如聖朝長令兵馬守備邊上既不出攻坐費糧運是故用兵未及六年天下之財已告匱竭良由邊將不知休兵朝廷不授成算億萬之費耗散而不計若更十年未知多少財用可濟其艱臣請言其驗賊界自三月後

馬瘦放在野草不能負重關陜人皆知之則背春向夏賊不能大舉其驗一也賊無餽運每入漢界常因糧於中國中國自二月以後才有麥熟其餘禾稼未成無糧可因賊不能大舉其驗二也又有高山大川溪谷相銜春夏之後雨水時行霖潦為阻賊不能大舉其驗三也是賊兵鋭於秋冬而屈於春夏其勢可見臣欲乞朝廷詳度許令應沿邊州軍城砦每年自三月後抽減一半兵馬入内地州府就糧直至九月却住元駐劄去處號

為防秋況所抽兵士雖在内郡其校習訓練一如邊上此乃事之至便不足多疑一則邊上州軍愛惜得所支糧草二則兵馬有休息之時三則兵士到内地州府易為支費四則關陜之民免得轉般糧草是邊上一年支準可展為二年也議者必難臣曰賊知朝廷自三月後抽退兵馬必選擇壯騎精兵出其不意入來漢界作過恐大段深入抄掠人民破蕩城砦何以為備臣對曰假如令賊有壯馬精兵能於盛夏入漢界作過三五萬抄

掠界上些小熟户人民且無糧草可食賊又不會攻打
城壁朝廷但只令所在城砦堅守不出兵及州軍只掀
城立栅相對不與賊戰則見在一半人馬已自足用萬
一假令賊敢謀深入即令内郡就糧兵馬旬日内勾集
令大將將數萬之兵結陣徐驅往救應亦只立硬砦相
持勿與賊爭鋒使賊進則不敢退又粘逐常擇便地自
逗留至二十日以上賊必有糧盡或雨水之阻又何能
破蕩城砦大段深入也但自來朝廷不肯明下成算與

邊將令抽退兵馬是以邊將畏避責罰長要占留在邊

上圖常有准擬其添到軍馬以死固執無因肯減一人

一騎令若朝廷明降成算使之遵守如賊非時入界萬

一有少敗衂朝廷自任其責自然邊將必無固執斯議

者也伏望降付中書樞密院子細商量慶歷三年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仁宗乞那移河北兵馬以蘇民力

包拯

臣聞屯兵備邊古今常例所患民賦有限兵食不充必

須廣為經度以給用度或歲有凶歉或寇至益兵則暴斂橫取何所不至民既困矣敵何禦焉此亦必然之事也河北自失山後六州之險無以固守則蓄兵積粟常患不足如頃年寇忽生變雖復請和終非經久之計兼沿邊沃壤又盡為陂塘租稅既無所入皆給縣官雖竭天下之財以贍一隅當無事之時日常窘迫無數歲之備若少有屯集如何取濟豈可坐觀其弊而不務救之之策哉欲望聖慈特出宸斷宣諭執政大臣應沿邊及

近襄州軍兵馬除合留防守外其屯駐駐泊諸軍或令歸營就糧諸軍即分屯於河南兗鄆齊漢曹濟等諸州況逐處地利富實糧儲易致率三年一代遇有警急即時起發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邪且前代防邊之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公私自足未有冗而且衆坐糜廩食虛困疲民如今之甚者然執干戈衛戎敵固不可闕在養之教之得其宜則上下無困乏之患緩急用之則沛然有餘力矣議者若以戍兵不可全減即有往

年義勇强壯十八萬餘人以充其數縁河朔之民稟性勁悍生習邊鄙之利害素諳戎敵之情偽較之南兵絕為精銳一則不費供饋二則羣情樂為其訓練之法則有舊制存焉若謂兵食粗足敵好方堅趣過目前以為成算憚於更張措置臣恐日削月朘中外益以殫竭一旦用武即暴加重斂民心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為仇怨豈暇禦外寇哉此國家根本之患若不表裏協心銳意而速圖之臨事無及矣唯聖慮裁擇皇祐四年上時為河北轉運使

上仁宗論益兵困民　　范鎮

臣嘗言方今官冗兵多民力不堪乞下中書樞密大臣條理施行及今累月不報退自伏念當世之務莫急於此而大臣恬然不以為恠此臣區區不得隱默而再以冒聞也夫慮之有素為之有備事至而應則安靜而詳實慮之無素為之無備事至而應則倉猝而乖牾大抵近事多失於倉猝而不安靜者慮之不先而備之不豫也前日契丹使至虛言紛紛朝廷自顧國用之不足民

力之凋弊無以待之也大臣不知計之所從於是乎募兵以自塞責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惡流之濁而復撓其源也景德中契丹内寇靈夏不臣是時兵不滿五十萬西備北禦沛然有餘今兵倍之矣而尚若不足者臣不識所謂也虜纔遣一介之使至而增益者又數萬及其去也中外相慶謂為無事殊不知新兵之費歲增已百萬矣百萬之費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也方民愁苦之時又重賦之以為備

豫計者未見其可也此所謂倉猝而弗悟也夫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何如爾去年儂智高寇嶺南前後兵將不知幾萬亡死奔北不可勝紀陛下親遣狄青然而卒能取勝者蕃落數萬騎爾此兵不在衆近事之効也陛下何不持此說以詰大臣之欲益兵者臣愚以為備契丹莫若寛河東河北之民備靈夏莫若寛關陜之民備雲南莫若寛兩川湖嶺之民備天下莫若寛天下之民民力寛則知自愛知自愛雖有外虞人人可用為兵用

人人自愛之兵以禦外虞何往而不克何征而不服哉古人所謂猶手臂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者用此兵也臣所謂慮之有素為之有備者此也今夫官所以養民者也兵所以衛民者也養民衛民者反殘民矣而大臣不知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近年以來地數震動河不軌道日月星辰譎見於天皆民怨之感也伏乞陛下明勑大臣求令所以息民之術以應天地之變而為宗廟社稷計臣不勝大願愚直

之罪伏惟裁赦至和元年十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益兵困民　　范鎮

臣比奉使河北伏見河北連歲招兵未已皆是坊市無賴及隴畝力田之人冒為軍營子弟誠是軍營子弟則今日詔下明日便當投牒豈有及今一年尚未盡至其為坊市無賴隴畝力田之人明矣況今田甚曠民甚稀賦役甚重國用甚不足所以然者正由兵多也先朝用兵時兵纔四十餘萬今不用兵而兵已倍之臣不知大

臣以何見而為此議也必以為備契丹也今塘水東西三百餘里多於先朝也歲予金繒五十萬禮聘又十餘萬亦多於先朝也以多於先朝之塘水多於先朝之金繒以備契丹而與之和也宜省兵以息民而益多兵以困民者臣所以深惑也契丹自知顧塘水之限貪金繒之利而不敢動者五十年於今矣方契丹貪利而不敢動之時其民宜富貴而反日以困國用宜饒足而反日以蹙此無他兵多而民稀田曠與賦役重也使契丹而

有一日之警將何以繼之哉大臣終不知念此而但以多兵為有備此臣所以深惑也今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為寇者貪金繒之利厚也就使弃利為寇則大河以北婦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坊市無賴隴畒力田者又將馬往況契丹貪利而不敢動而預畜養之以困斯民乎夫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

契丹未至而民力已先困國用已先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其利害若視白黑若數一二大臣以為難者臣所以深惑昔漢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欲以得所欲也今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為是乎五口一家尚知量入以為出況天下大計其可以不校出入其可以無經制乎臣伏見令之世有失入徒罪若流若死者陛下必加罪有司其在選人必

加停殿後雖用之不得遷改此所以見陛下卹民之心至矣今大臣舉天下之民而困之豈特失入徒流死罪之比而陛下略不加問是捨所大而急所細也臣愚豈得默焉陛下誠能罷今招兵勑大臣使具太祖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太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真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陛下天聖中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今賦入之數兵數官數酌取中道立為經制以賦入之數十分為率以七分給郊廟宫省

諸費三分留備水旱及緩急非常為之十年僅可以言治古者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自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二年之蓄邊城甚者或三數月耳不幸有連二年之水旱將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其憂不在契丹也此臣所謂言責也陛下所宜留念大臣所宜盡心悉力之時也伏乞下臣章中書樞密大臣并臣前奏看詳若不以臣非才而信用其言先罷招兵然後量今天下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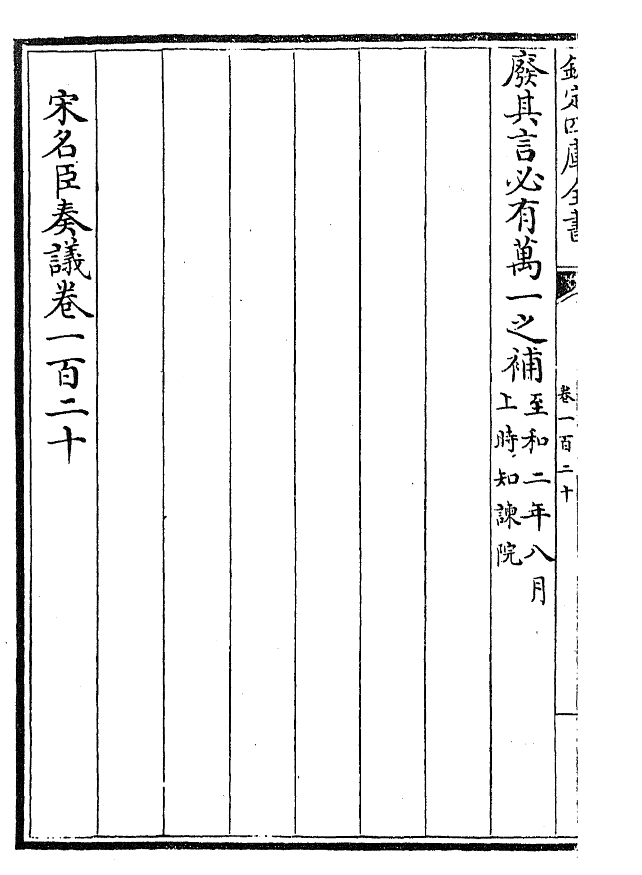
入以為國用使上下寛裕非獨臣之幸也乃天下之幸也至和二年五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益兵困民　　范鎮

臣竊聞契丹新立其叔領兵盤旋山後名不肯赴深恐邊臣緣此張皇更請益兵令河北河東養兵三十餘萬五十年矣又益以義勇三十萬是常有六十萬兵積於兩路正為緩急非常而塞下每一小警即奏疏旁午以揺朝廷者亦五十年矣廟堂議臣邊鄙謀將中外狃習

安為故常所以兵益多糧益困國用益不足而不知所以營救此臣懇懇而不能已也今義勇三十萬為稍近古禁兵三十餘萬皆仰縣官就三十餘萬中半皆老弱怯懦老弱怯懦之人遇敵則先自敗亡非獨先自敗亡適所以為驍壯者之累是驍壯者不可不揀練而老弱怯懦者不可不抑去也驍壯者不揀練則兵殆老弱怯懦者不抑去則費廣費廣則民罷民罷則不自愛養殆兵以衛不自愛之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塞外而在塞

内也臣竊計慮契丹新主嗣立遂定則與故主無殊盟好亦必堅久就使其叔爭立國中有變待蕃漢懷服其勢不五七年不得平定朝廷乘五七年之間懲前之失謀揀練驍壯抑去老懦使民力得紓國用得饒以待寇至必勝之道也古人請十萬衆横行匈奴中今以六十萬衆重之以高城深池惴惴常恐不足者殆將相不任責也陛下誠能專責將相委以經略非特邊鄙無事將見天下得復太平也臣願勑大臣平章如不以臣愚而



廢其言必有萬一之補至和二年八月上時知諫院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